

S H E N T I D E M I W U



梁二平 著

身体的迷雾

——我们身体的文化史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身体的迷雾

我们身体的文化史

梁平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身体的迷雾：我们身体的文化史

梁二平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1

ISBN 978 - 7 - 5360 - 5104 - 1

I. 身... II. 梁...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9032 号

责任编辑：张 懿

技术编辑：易 平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9.75 1 插页

字 数 25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自序

当然，只有我能说清这本书的由来。

独自在外过春节，很是落寞，闲极无聊就在宿舍里写起了小说，那是我一直想写而没时间写的故事。1997年的春天，我的东北老家出了一个震惊省城的大案。一个医院的副院长，早晨出去打太极拳时，被人暗杀了。令人不解的是验尸法医发现，死人身上的多个器官不翼而飞，计有：眼一只，耳朵一只，手一只，阴茎半只。省城调动了精锐警力，医院调动了大量资金，但案子一直没破。写小说的念头遂在现实的悬念中萌生。

我想围绕丢失的器官展开故事：省城神探梁子调查后认定都是这些丢失的器官惹的祸：不该看的——看了；不该听的——听了；不该拿的——拿了；不该搞的——搞了……由于小说涉及一些人体器官常识，于是，我就找来了一些相关的书，边看边写。接下来的事情就奇怪了，那些与本案相关的器官渐渐脱离了故事，兀自形成自我言说的篇章。比如，省城神探对那半截阳物的追查，变成了讨论嚣张的阳物的大散文；而对被割下来的耳朵的追查，竟成了赞美凡·高割耳的长篇随笔；而那只断手的追查，则成了讨论左手摸右手的话题……没法将这些器官再归还给我的小说了，索性跟着它们走，转眼就上了系列人体随笔的路。

就这样一路写来，几年以后，它成了这样一本书。

畅游在人体的诸多关键词中，才发现这百八十斤的肉里面藏着太多的东西：每一个器官都灿烂无比；每一个器官都有一段传奇；每一个器官都能左右人生；甚至，拉屎放屁都是一部可圈可点的大书。

诗人于坚曾有过这样的发问：为什么人们，尊重色彩不尊重眼睛，尊重声音不尊重耳朵，尊重道路不尊重双腿，尊重菜谱不

尊重胃，尊重大脑不尊重睾丸，尊重干燥不尊重分泌。

老托尔斯泰也曾愤怒地指出：肉体应当是精神的驯服的狗，服从着精神的差遣，而我们怎样生活呢？肉体骚动着，反抗着，而精神却悲惨地跟着它跑。

想破解肉体的真相，必须穿越身体的重重迷雾。

这个写作免不了要经历道德、美学、生理、心理的多重冒险。记得我将自己最得意的《屎尿屁——三急之学问》寄给当年的《大家》杂志主编李巍时，他说：这篇文章有点出格，放一放再说。这一放就是一年，直到2002年1期才有幸刊出。实际上，读者的承受力并不像我们想得那么脆弱，接着李巍又编发了我的《戏说耳鼻口眼》，并开始谋划这本书的出版。他做了一件值得感谢的好事。

窥视是人类的一种重要欲望，看看自己也不算什么错误。

现在，你悄悄地跟上我，让我们一起剥去披得太久的外衣，体味身体的种种细节，探究行动的隐秘原因：凡·高为什么割掉自己的耳朵，而不是切下一段手指？皇帝几番下旨，为什么中国女人还坚守“三寸金莲”？英使马戛尔尼来访，为什么非要让他们在乾隆爷面前下跪？是什么东西唆使我们与肉身较劲？

肉体无意义，是行尸走肉；肉体有意义，是自作自受。

我们考察肉体的原因是想弄清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人体里的因果关系，不是单一因素所能解说的，有时候肉体与精神又互为原因。正如，这本书中所探讨的同性恋，我们无从判定人的性别，是依据生理特征，还是心理特征，怎能论定它的合理性？在生物哲学的范畴里，人的一生，实际上就是在为这百八十斤的肉身的存在，及为这种存在所显露的意义而奔忙。我们比蚂蚁还累，却无法知道，是否比蚂蚁更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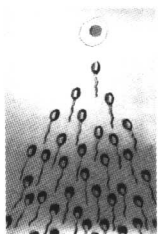
我试着说一点人体之道。

是为序。

目 录

CONTENTS

自序 /1



第一章 生命的翔舞

日光耀眼 /3

月影朦胧 /12

一亿精子的六合彩 /20

一颗卵子的八卦图 /26



第二章 首脑的困惑

贴在脑袋上的两个菜花 /35

鼻子演绎的爱情与“谋杀” /45

涂在嘴唇上的欲望	/52
武装到牙齿	/57
超越国标的眼睛	/65
造一张貌似忠厚的脸	/71
蓬发秃头都是人生的秀	/76
老 Q 和新 Q 设下的智慧圈套	/82



第三章 四肢的欲望

我们的左手和右手	/89
指头掌握的机密	/94
装在鞋里的欲望	/101
用膝盖怀念乾隆爷	/108
谁能接受断腿的维纳斯	/117



第四章 时髦的肉体

脖子的引申意义	/125
乳房的立场	/130
“腰”言惑众	/137
第二张“脸”	/144
在背后说三道四	/153



第五章 肌肤的胆量

颠倒黑白之色 /159

皮肤写作之纹 /165

天衣无缝之绘 /169

似酷似虐之穿 /174

自我克隆之模 /177

衫若蝉翼之薄 /181

网中伊人之透 /184

肚上酒窝之露 /187

出位写真之裸 /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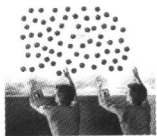


第六章 三急的学问

尿经 /197

尿论 /207

屁颂 /217



第七章 深埋的隐情

藏而不露的穴位 /227

绣在胸口上的奸情 /234

身体里是否潜藏着同性恋 /241



第八章 灵肉的魔境

阴阳怪气 /249

疯疯癫癫 /256

东病西疾 /263



第九章 存亡的解码

人有没有选择死亡的权利 /279

失去生命后的肉身 /2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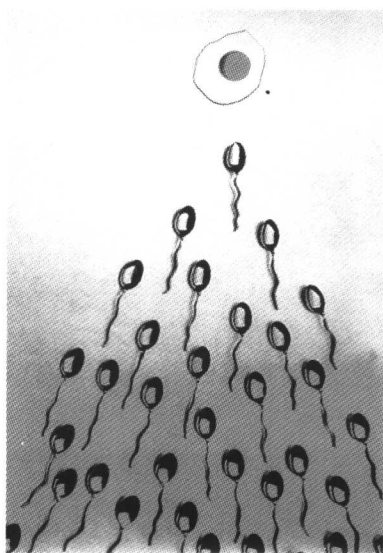
灵魂以虚无显示存在 /298

代后记

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 /307

第一章

生命的翔舞





日光耀眼

相关名词：阳光和阳物。

相关文物：西安汉墓出土七件西汉性器具。其中三件为青铜制，三件为骨制，一件为青铜与骨制组装而成。最长的一件为十八厘米。

相关事件：水门，伊朗门，拉链门。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东西，就是作为男人，我也被惊呆了。同行的女人们开始时并没看出这个文物所蕴涵的隐喻，等她们体会出其中的奥妙之后，都会意地笑起来——“要那么大干嘛呀”。用青砖砌成的灵塔直直地插入云天。我估算了一下，这圆润而挺拔的东西起码有五十多米高，据说这是一千多年前一个王位继承人为死去的父王建造的墓塔。那次旅行使我感悟到，这个悠荡在我们身下的与生俱来的说法颇多的不大也不小的鬼东西，有着说不尽的人文故事。

能够完好无缺地展现人类最早的活动与想法的文物大概就是金字塔了。2004年春天，我到埃及旅行，不论是穿行于金字塔墓道和神殿，还是在开罗博物馆里参观，到处都可以看到古埃及对生殖的崇拜，那种热烈的崇拜比我们要久远得多也开放得多，他们甚至用饰物装点阳物，使其美丽起来。金字塔的壁画中最引人的有两样东西，一个是太阳，一个是阳物。这就是古人对生活的最基本理解——阳光和阳物。

人类在性的问题上是好“大”喜功的。翻开人类的文化史，纸上涂满了男人丑陋的性器——生殖的能力就是生活的保障。男人对“大”的痴迷历久不衰，甚至到了今天，我们对“大”也特别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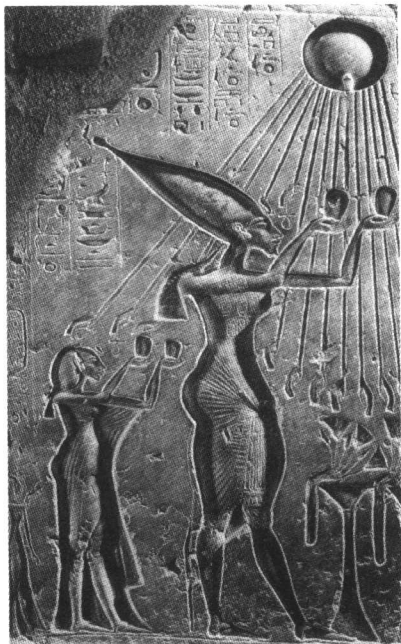
我是在甲 A 联赛中听到那个让男人特别敏感的怪词——“雄起”。关于“起”，在此之前我最熟知的是一位朋友针对中国诗坛的历史与现状所作的呼喊《崛起的诗群》，这个过于张狂的呼喊不仅没能看到诗歌的“起”，相反自那个有影响的呐喊之后，新诗迅速成了文学和时代的弃婴。四川球迷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球场口号——“雄起”。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用足球来叫“起”身体中的某些软弱与不争。或许唯有看球，才能公开而有力地为躯体加油打气。四川足球“起”没“起”无关宏旨，倒是中国的甲 A 和甲 A 之外的中国足球越来越蔫了，甚至在日韩世界杯创下—球不进的纪录。

好大喜功，常常连着无功而返。

中国文学作品中，对阳物之“大”，最夸张地描述当数 1997 年病逝的小说家王小波。如果大家有兴趣，这里不妨从他的《青铜时代》中摘录一段：

卫公作战的方式是男性的。他身披铁甲，站在八匹马拉的战车上，有如天神——特别要指出的是此时卫公的男根直撅撅地露在外面，非常的显眼，非常的放肆。不管谁看了都禁不住想往上砍一刀。一刀砍中以后总是火星乱冒，虎口迸裂，假如那把刀没有弯掉，就算它打得好——因为这个缘故，他有军中第一奇男子的美称。老有人问，李将军，成天挺着不累吗？卫公就答道，一打仗它就这样……

几千年来，那东西被男人无限夸大着。什么事一旦被夸大就容易冒进。生殖被夸大，就成了繁殖。繁殖过胜，麻烦也就来了。计划生育的事，祖先早就考虑过。古书上说最早对阳物采取



○古埃及浮雕中，随处可见对太阳的崇拜，太阳是生命的象征和保证。

措施的是中国人，那时是隋朝，用的好像是羊尿泡做的避孕套。但是到了大唐，经济繁荣得一塌糊涂，吃穿不愁，人口越多越好，便把这个重要的发明抛弃了，发明权拱手让给了欧洲人。这话是王小波说的，准不准确，已死无对证。

17世纪的欧洲，性取向已超越了生殖的原初目的，避孕套应运而生。发明那玩艺儿的好像是一个做香肠的德国人，因为德国人对任何事情都有举世闻名的仔细和认真。彼德·梅尔在《有关品味》一书里，曾提到朋友带他到一位一流的裁缝师傅那里订做西装，这里的服务非常贴心，裁缝师傅为你量身时，会问你：“你的小弟弟要摆在拉链的左边还是右边？”他会视你的习惯而决定在哪一条裤管里多留些位置，使你穿起来更加舒服。对于那小东西的呵护，也有坚信是法国人的创造，因为他们在这件事上的

活跃是举世闻名的。不论怎样，让我们想象一下——当年欧洲绅士们是怎样按照一个厨子的指导，把鱼鳔或是肠衣套在阴茎上以此阻止精液的不必要进入子宫和引起不必要的是非——真是滑稽得有了一些诗意。

王小波对这种改变了人类性生活方式的发明表示了这样的看法：“我以为应该给发明避孕套的人发一枚奖章，因为他避免了私生子的出生，把一件很要命的事变成了游戏。”

这种游戏进入以荒唐著称的 20 世纪，其戏剧效果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莱温斯基的蓝裙子被展示在法律空间的那一瞬，全世界男人的阴囊不由得为之一紧。那是一件被偷情的精子打湿的裙子——有谁会想到原本可以组合成一批下个世纪的总统阵容的种子，这会儿扮演了比“捉奸在床”还有力度的证物。

散发着活生生的生命信息的蓝裙子作为世纪末阳物的戏剧性符号登上了 1999 年的方寸天地。这套精美的邮票，让我想起小时候尿湿的床单挂到外面被小朋友们讥讽为“画地图”的事。这回可是总统先生的成年作品——精子地图——当代最重要的观念艺术之杰作。

请允许我把话题扯得远一点，发行蓝裙子邮票的时候，世界上两个大国的两个举足轻重的总统都被躯体问题困扰着难以解脱。让世界人民操碎了心的是，两个总统，一个身体太好，好到《斯塔尔报告》上说：年过半百的克林顿总统竟然能令那东西在高速行驶时猛然停车，控制住做爱的节奏与局面。而另一个总统则身体太差，差到在电视新闻里失态：叶利钦总统在平坦的红地毯上就那么几步礼仪都马失前蹄几乎跌倒。美国举国上网翻看克林顿的丑闻《斯塔尔报告》网页时，莫斯科人则在提着心收看电视专题片《总统的心脏》。这时我突发奇想，如果让两位总统交换一下现实中的处境，到底会是谁不答应呢？是俄罗斯人民一千个不答应，还是美国人民一万个不答应。

这是个笑话，还是个可笑的事实？



○生育的力量，就是主宰世界的力量。

20 世纪之初，“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冬宫的大门被打开了，世界由此改变了格局。世纪之末，由减肥之后仍有九十公斤的莱温斯基引发的白宫里的“一声炮响”，使世界把绯闻认可为一场游戏。政治是一场大戏，女人只不过是其间一个“过场戏”，使紧张的剧情得以缓冲，克林顿能真像外电报道的那样，与莱温斯基探讨“美国要不要向伊拉克开炮”的事吗？萨达姆会为了向世界证明他身体很好能扛得住美国的炮击，而“又一次结婚”吗？但这些“过场戏”使政治有了人情味，构成了大人物与小人物共享的乐趣。

阳刚之气，也由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张扬。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许多词语经过精心地动宾搭配之后，成为鼓舞男人性活动的新隐语。几乎所有隐语的词组搭配，皆显示出男人所处的主角地位。它放肆得无以复加，骄纵得难以言说，以至于对它的管理，连男人自己都失去了信心。

香港回归那年，我离开东北只身来闯深圳，没多久，我就发现连楼下的保安刘胖子都神神鬼鬼地问我：“一个人在这边，能行吗？”这是一个充满暗示的问候。北方的作家朋友刘庆每次致电于我，在谈完他的小说之后总是叮咛一句：“别闲饥难忍，要老实点。”我对文友回答：“找什么女人，已经是同性关系时代，连内裤都换成范思哲的了。”而对于保安刘胖子，我说：“俺那东西，早割下来，挂在房梁上了。”

这种局面使我不禁在道德层面上忧伤地忆起往昔：在我们还不曾进入民主社会之前，先人们对于阳物还是有所控制的，且有两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一是利用信念，信念可以让男人遵守戒律而不近女色。而另外一种控制，则让男气永生不得复原。这就是太监制度。

现在，南南北北都嗲声嗲气地叫丈夫为“老公”，而在过去，“老公”则是太监的别称。在古代，太监是作为一种用人制度来推广的，所以也叫“宦官”。此“官”的基本素质就是必须去掉男根。因为在古老的生存实践中人们发现，阉割后的牲畜便于使役，有温顺听话的特点。使用阉人作官，这种仿生学在用人制度中的实践，始于战国，此后历朝历代从无间断，至明朝时，达到顶峰，宫廷王府中的宦官多达九万余人。宫中大量任用没有男根的宦官，虽然皇帝得到使役之利，免除戴绿帽子之忧。但一群声音不男不女，性情孤僻冷漠的变态佬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宦官专权”在中国政治史上写下最失败的一笔。

1996年岁末，中国最后一位太监，九十四岁的孙耀庭在北京死去。我们这代人再也看不到失去男根的太监了。所幸的是1949年的春天，来中国猎奇的法国摄影家布勒松在北京的胡同里拍下了《末日王朝的宫廷太监》。那是一张没有一丝男气，相反却有说不尽的晚年女气的脸。他对着镜头猥琐地笑着，像在问安。这是最后一代太监，布勒松亦是事后才知道他为世界拍下了一块人性的化石。